



# 我曾这样同苏-27“精彩过招”



■ 参加对抗训练的飞行员听取任务简报

**苏-27，世界闻名的第三代重型歼击机，20多年前从俄罗斯引进后，就成为中国空军王牌。尽管国产新式战机陆续服役，但苏-27雄风不减当年。本文作者曾驾驶“二代半”水平的国产歼-8DF同苏-27模拟空战，个中体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锁定我，意味着制导导弹继续飞来。情急之下，我施放箔条弹干扰，并压出右坡度70-80度，对向苏-27反转，接着又是蛇形机动。使出浑身解数后，苏-27雷达总算被致盲了，无法再制导导弹攻击了。

## 绝招尽出 务求一击

当我与苏-27苦斗之际，我的僚机勇敢地做出“半滚倒转”——让飞机围绕纵轴滚转180度，变成“机腹朝天、人体向下”的倒飞，然后向后拉杆，让飞机围绕横轴疾速旋转起来。如此旋转180度后，他又把飞机航向改变180度，变成机头指向苏-27，和我形成夹击之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歼-8DF缺乏苏-27那样射程远的中距导弹，“单对单格斗”也无优势，只有设法突破苏-27中距火力封锁，再近距用“双机包夹”的兵力优势制胜。

倏忽间，我与苏-27相距不到20公里，进入目视范围。我睁大双眼，极尽目力搜索，突然一个小黑点从前方灰暗云层中钻出，随着快速抵近，小黑点很快从“昆虫”变成“金雕”，那经典的双垂尾布局证明它就是苏-27！

我不甘示弱，再次开通加力增速，迎头冲向目标。我仿佛都来不及呼吸，就与苏-27呼啸着对头而过，我在上，它在下，简直像蹭着它的头皮飞过去！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很难攻击，因为相对速度太大、时间太短，

红外制导的近距格斗导弹来不及准备（因为跟目标对头时的红外信号较弱，很难捕获），而飞行员也难以用航炮瞄准。

还未完全掠过苏-27时，我就开始压右坡度，向右转弯，试图反转过来“咬”苏-27的尾。这必须算好提前量，不能等完全飞过目标时再转弯，那就来不及了，因为那么大的相对速度，而转弯也需要一定的半径和时间，如果等到完全飞过目标再压坡度回转，等你转过来时就已落后很多了，再追又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对方还可能在你前面提前反转，最后反而抢先“咬”你。

坡度很大，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往右“躺”在天地线上。我使劲往后拉杆，一下子形成7个过载，飞机被拉得“吱吱”叫起来，真有点让人担心机体能否承受！过载如此之大，旋转角速度也很快，因此机头在天地线附近急剧转动，迅速向尾后方向旋转过去。

然而，麻烦又来了，由于速度减小得太快了，飞机开始变得发轻，先是有点晃悠，然后竟抖动起来。这是飞机在警告我，它承受不了太大过载了，很快会坠入失速螺旋。无奈，我只好减少拉杆量，让飞机逐渐恢复平飞状态。

##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恰在此时，由于我的飞机旋转速度减慢，倒是给了苏-27攻击机会——它占据了我尾后的攻击位置，准备攻击了。没办法，三代机机动性的确好，能以更

小的半径、更快的角速度实施转弯！

我心跳在加速，竭力操纵歼-8DF像泥鳅般左右扭动，同时施放干扰弹，期盼摆脱苏-27格斗导弹跟踪。然而，这些努力已无济于事，格斗导弹的导引头就像响尾蛇吐出的信子，早已捕获我的飞机尾喷口的强烈红外线，躲都躲不开。

“发射！”耳机里传来苏-27飞行员颇为得意的报告声，仿佛当众宣判“死刑”，这说明他已扣动扳机，实施致命攻击！

正当我做着最后努力之际，耳机里却紧接着传来僚机的报告：“发射！”

太棒了！这真是意外之喜，因为僚机做完“半滚倒转”后，利用苏-27忙于和我近距格斗的机会，从低高度悄悄接近苏-27，“咬”上它的尾。就在苏-27打我之际，僚机也发起近距攻击，在苏-27“击落”我的同时，也把苏-27“击落”了！这正是我们“以劣胜优”战术奏效了：你攻击我长机，僚机打你！ 方滨

## 人工智能，会垄断未来空战吗

计算机飞行员能在空战中击败人类飞行员吗？目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似乎就这么打算，它希望让人类战斗机飞行员变身为无人机

操控员，在地面把控全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负责处理空中格斗所有细节。英国《空中力量》报道，11月初，受五角大楼重视的DARPA制定了空战改革计划，研发让无人机在由人类飞行员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空中格斗的人工智能算法。有意思的是，该计划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居然是“ACE”，正是“空战王牌”的意思。

DARPA发布声明称：“人工智能已击败国际象棋大师、围棋冠军和职业扑克选手，又在网络策略游戏Dota2和星际争霸II中战胜世界级人类专家。然而，目前尚没有能在一场高速、高重力的空中格斗中战胜人类飞行员的人工智能。随着现代战争逐渐纳入更多人机协作，美军有必要寻求空战自动化，使极速反应时间成为可能，并

将飞行员解放出来，使之集中精力于更大规模空战。”该局指出，虽然空战特别是近距格斗是混乱的，但它有着“可以明确界定的目标和可衡量的结果”，如果把物理学、空气动力学的定律与空战数据实现“算法融合”，让计算机能处理大部分飞行和战斗，那将

带来作战优势。事实上，军事强国憧憬的未来空战中，少数有人驾驶飞机，飞行员通过网络与无人机群配合，向负责处理细节问题的人工智能无人机下达基本指令，利用机器高灵敏度发起“闪电攻击”。

然而，一些战斗机飞行员对DARPA试图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垄断空战的努力感到不满。就各国民军人才培养模式看，战斗机新飞行员在学会起降后，就要学习空战机动动作。与普遍看法相反，新手学习空中格斗，未必为了参战，而是磨砺意志和培养战场态势认知，加速从飞机操控员向任务战斗员的过渡。DARPA空战改革计划主管丹·亚沃尔舍克中校表示，将动态空战任务交给无人的半自主设备是一种趋势，“今后由人工智能处理视距内空中格斗的瞬间机动动作，让飞行员指挥大规模无人机群，获取更具意义的压倒性作战效果”。在他看来，二战式空中格斗已成过去，未来空战可能是远距空空导弹决斗，也可能由数架有人机控制的成群无人机之间的激战。

不过，上世纪50年代，美军也曾认为空中格斗已经过时，但在十年后发生的越南战争中，他们痛苦地发现自己错了，难道DARPA的研究者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历史将会给出答案。

宋涛



■ 歼-8DF歼击机整装待发

## 名家论战

## 军事科技